

三千公里外 救社區狗

為了替尼泊爾的流浪狗籌款，社工張邨文在香港舉辦不同的寵物活動，例如為狗仔拍「沙龍照」。

全身光禿禿的Fuchi，是邨文在尼泊爾救的第一隻狗。兩年多前去尼泊爾登山，他在首都加德滿都遇上奄奄一息的Fuchi，於心不忍，開始每日餵牠，建立信任後又嘗試餵藥，後來發現牠病情太嚴重，親自帶了Fuchi看獸醫。

他又剛巧遇上尼泊爾百年一遇的大地震，協助救災時在營地遇上其他流浪狗，激發起他立志拯救當地的「社區狗」。去年一月他和當地動物組織合作，自掏腰包為狗隻進行「捕捉、絕育、放回」(TNR)計劃。



第

一次見到Fuchi嗰陣，佢全身甩晒毛，我行前兩步已經聞到佢朕味，其實佢會通街走，但居民同遊客都當佢透明咁。一開始我試吓餵佢食嘢，建立信任後就慢慢餵藥，後來發覺佢病得太嚴重，就帶佢去睇獸醫。依家佢好番晒喇，我哋仲幫佢搵咗戶好人家。

我以前喺香港做青少年服務，後來去咗澳洲做社工，服務一班等候政府發落嘅難民；之後辭職返香港過年，同去尼泊爾登山，點知遇上七點八級大地震。我有受傷決定留低幫手，當時喺加德滿都一個災民營地，一行入去，就有隻白色狗仔跟住我，佢好友善，唔單只可以摸佢，佢又會嚟撩我哋玩。我哋一班義工見到佢背脊有個傷口，就幫佢處理；隔幾日發現佢個嘴咧傷咗，就請獸醫幫佢縫針，後來我哋幫佢改咗個名叫Snowy。

我同營地一班流浪狗建立咗感情，其實我比較多叫佢哋做「社區狗」，因為佢哋同社區有好密切嘅關係，

基本上同居民一齊生活，好似鋪頭開門前，佢哋會嚟出面喇覺，開鋪後會有人餵佢哋，同佢哋玩。但係動物組織擔心一旦狗隻數量過多，造成噪音，甚至咬人，居民會開始對狗有戒心，諗唔同方法控制狗嘅數量，但未必係人道嘅方法。

我依家係兼職社工，上年一月同四個香港義工，加上當地獸醫、護士，喺營地搭咗一個臨時帳幕，同六十六隻狗仔做絕育手術。我哋亦都籌緊款，嚟緊三、四月同十幾位義工，計劃去尼泊爾幫二百隻狗做TNR。

近幾年我都灰心過，因為得自己一個出錢出力，又要顧生活，基本上冇社交生活，但我唔做就冇人做。好多人會問香港都有流浪狗需要人照顧，點解要去到三千公里外嘅尼泊爾咁遠？可能係緣分令我遇上Fuchi同Snowy，我亦覺得尼泊爾嘅資源更貧乏，所以希望繼續喺當地做拯救動物工作。



邨文剛遇上Fuchi時，只見到他身上泛紅的皮膚和數撮黑毛，經照顧後牠已經長回所有的毛，十分活潑。

真真正正過狗年

義工幫狗仔籌利是

踏

入狗年，香港各大商場都放滿狗仔擺設，年宵又大賣狗仔，連利是封上面都係狗。當大家收利是收到冇停手嘅時候，冇冇諗過其實一封利是，可以幫到活生生嘅狗仔？

《壹》仔見到唔少拯救動物組織都趁住狗年，呼籲大家關心同愛護身邊嘅狗狗，特別係無家可歸嘅狗仔。例如 S P C A 同香港拯救貓狗協會，都有叫人捐出一兩封利是，幫吓一班毛孩，亦都有香港義工幫狗仔籌「利是」，捐作救助流浪狗之用。

另外，一班政界中人都捉緊潮流嘅尾巴，好似新東補選候選人范國威咁，我哋之前都講過佢畫畫厲害，新春喜慶日子，佢就使出必殺技，幫市民畫狗仔年畫
嚟籌募選舉經費，
連出名愛動物嘅毛
姨姨，都搵咗佢幫
愛犬「仔寶」畫幅
水墨畫。



唔少拯救動物組織都趁狗年，幫動物拉番封利是。(SPCA 圖片)

想狗年行大運，對狗仔有愛心是常識吧！（誰家的毛孩 Facebook 圖片）

